



西关石狮子

陈绪伟

县城西关街，河堤上一对石狮子，守望一方水土几百年了。

这对石狮子，矗立在西关河堤上，一个望着天，一个歇着地；一个朝南守着一道月河，一个朝北守着一道街；一个凭灵性呵护桥上过河人的生命安全，一个用神力固牢大堤抵挡暴雨水患。西关这两只具有代表性的石狮子，憨态可掬又充满灵气，虽不那么高大雄伟，西关却因它而得名。

狮子一般说来，都是一雄一雌，左雄右雌成双成对，承继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而西关这对狮子的造型比较特别，爪下没有绣球和幼狮，不分雌雄；一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这条街这条河，是这里的忠实卫士。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无论沧海桑田，或是岁月变迁，这对石狮子历经朝代兴衰更替，赫然屹立而坚贞不渝。这对石狮子，不仅是西关河堤一种装饰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更是海内外山城人的乡愁所依。它承载着西关街那说不完的往来故事，也魂牵着山城人道不尽的家乡情怀。

石狮子记得，西关街又叫西坛。它从县城西门而出，呈一条“之”字拐街道，延至糜子沟口。街宽不足一丈，自西南进城的人必经此过，故称之为西关街。街头糜子沟口下方，明成化二十六年(1490)，县府在此处筑建了小型祭坛平台。平台上三重檐的祀殿，分别覆以三种颜色，上檐青色象征青天，中檐黄色象征土地，下檐绿色象征万物，县城人在这里敬天拜地接万物，除灾祈福，平日又称之为西坛。

西坛坛口朝南，对着的就是西关河堤。河堤上的石狮子，总也忘不了年年暴雨过后，月河与观音河两水暴涨，还有糜子沟口下来的急流，汇集成汹涌澎湃的洪峰，冲击西关街头的惊悚情景。如此十年

九回的水患，不仅袭击西关街，还对县城造成极大威胁。于是修筑西关河堤，就成了历代县府的紧要之事。

宋朝迁县治于此地时，县城就常遭水患侵袭，城外西关更是首当其冲，因而很少有人家居住。时至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夏季一场大雨，水漫西关，知县张大伦上西门箭楼巡查，深深感知守护好西关，就守护了县城，就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入冬后，他即刻主持修筑西关河堤，组织几百人以厚土夯筑西关大堤。河堤筑成后，四十多年无恙，渐渐“之”字形的人城路两边，就搬来些小摊小店小作坊，既做生意又方便过往路人，门店铺子房屋增多了，慢慢形成了街。

西关街刚有人气，却在嘉靖十四年(1535)，一场50年不遇的暴雨，将土筑河堤一扫而光，街上仅有的十几家房屋店铺全部落毁倒塌，洪水还漫灌到城墙角根。退汛后，时任知县李时秀，查知堤坝根基不固，随即主持灾后重建，以卵石奠基，混合石灰高筑厚土，人称李公堤。此堤历经八十多年，虽抵御了无数次洪水冲击，但河堤仍有多处垮塌，发生水溢街城之事。万历四十五年(1617)，新任知县张启蒙，赤脚下河查看河堤状况，思索若再有洪水来袭，整个河堤定不保。于是，他趁趁冬春枯水季节，及时募工重新修筑，召集八十名乡下石匠，日夜凿打石条，将河堤均换为条石砌成。他还信奉神灵之力，特意在西关码头的河堤上，置放一对石狮子，用以镇守河堤，守护西关过河人的小木桥。

石狮守望的小木桥，是县城东南西三座桥中最长的一座。它由九节木板桥面连接而成，每节桥面的木板长约一丈多，宽5至7寸，厚1至2寸，多用松杉或杨柳木铺成(柔性轻便)，每节连接的下面有木桥墩撑起。小木桥的桥墩方，由四根高5尺硬木柱架成八字状，有专人守护。那时候，西关这座木桥，几乎是南岸一万多人进城的必经之道。一天天桥上来往行人，不计其数，下桥人得走十五步石阶，上到西关河堤入口，守关口的这对石狮子，人人都会去抚摸一下，以示虔诚敬爱又借助神兽灵力，让心里存一份安慰与吉祥。

小木桥的守护，石狮子看得清楚，西关马家父子经常拆桥搭桥，人称他们是小木桥的守护神。每当夏秋雨季多季节，河水就会猛涨，小木桥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稍不注意就会被大水冲走。于是，每当下阴雨，或是中到大雨前，马老爷子就会麻利叫上两个儿子，招呼几个乡亲，不管白天或是晚上，就光着身子冲下河中，把小桥一一拆掉，搬回到高处的地方，等雨停水退后，又把桥板桥墩一一搬下河，稳稳地搭架好小木桥，方便来往过河人。小木桥的守护就这样一直延续着，后来的高家、陈家、沈家等等，一辈一代地长大，一辈一代地接力传承。西关就这样一辈一代，从小木桥走向北方的人，有很多很多；从小桥走进南方的人，有许许多多；还有奔东去、赴西边的人，有更多更多。

西关石狮子，在沧桑岁月中历经磨难。雨雪将它沾染成斑黄的面貌，风霜将它刺击成裂痕的肌肤，而它毫不畏惧而气定神闲，俨然接受而泰然自若。洪水摔打过石狮子。清光绪年间，一场百年不遇大暴雨，洪峰将它摔倒旋奔在河中。说也奇怪，狮子倒下洪水随之减弱，西关街免遭一大水患，人们跪拜神力显现。当时通判(1877)王炳煜，汛后亲率众人捞起石狮子，清洗中发现其头有损伤，痛惜之泪不禁而流。随即，他不仅筹资再建河堤，还加高堤坝至一丈二(原七尺)，堤长延伸至县城南渡口，给石狮子加石墩

基座，迫使月水南徙。

沙底掩埋过石狮子。民国初期，石狮子在一夜间被人偷走，长时间无人知晓。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8月，连降大到暴雨，洪水几度高峰，冲垮西关河堤，横扫一遍西关街，大水漫灌到县城，虽无人命灾难，但西关房屋财产冲刷得所剩无几。洪水退后，人们发现月河南岸沙滩显露出一对石狮子，西关人一眼就认定了，立刻将其掏捞起来，轻冲细刷后捧回原处。后来听人说，是月河南岸人听信风水先生，把月河南岸遭受洪水毁田毁房之灾难，怪罪于西关河堤石狮子的神力所为，所以悄悄偷走而埋入南岸沙滩。

西关人保护过石狮子。20世纪70年代中叶，西关一家人听“破四旧”人说，要砸烂河堤石狮子，于是连夜将石狮子搬运到自家地窖下藏起来，直到改革开放后，西关河堤加高重修，才将石狮子请出来，安置在河堤码头上。

房棚遮挡过石狮子。时间推移到90年代，县城东南西建成三座人车通行水泥大桥，月河上的小木桥自然隐退，石狮子就被冷落下来；后来的西关老户和涌进来的人群，就在西关空地与河堤上乱搭乱建房棚，遮挡住了河堤上的石狮子。直到现在的西关棚户区改造，规划出全新的西关街市，新旧房棚全部彻底拆除，踏着西关老街的足迹，再次凝望河堤上矗立的一对石狮子，斑黄的面貌，残缺的身躯，昂首的神态，仿佛让人穿越了时空几百年，时光的通道留给我们无穷的遐想。

我似乎读懂了，西关石狮子生生不息的传承；我似乎感悟了，前辈人坚毅顽强的精神所在。岁月消逝在长河里，石狮子的足迹，却该烙印在后辈们奋起前行的路途上。

古树忧思

赵攀强

前几天下乡，在山上发现一颗古树，粗大无比，树冠遮天。我们几人围在古树周围左摸右看，前后拍照，不停赞叹。有人问，树龄大概几百年了吧？主人说，一千多年了。又有人问，这是一棵什么树呢？主人说，是岩桑树。

主人不仅好客，而且健谈。他招呼我们到屋里坐，还告诉我们说，有人出价五千元要买这棵古树，说是要移栽到他们的公园里。我们急忙劝告他，千万不要卖，这棵古树守在门前，是风景，有灵性，如果卖掉，是死不活的。

从乡下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那棵古树的事。我在为古树担忧，害怕它重走宋家岭观景台那颗桂花树的老路。

那是一株千年古桂，初来乍到的时候，是那样地葱茏，那样地粗壮，那样地神采。可是，慢慢地，它怀乡了，抑郁了，枯萎了。它离开故土寝食难安，它看不见同伴天天心烦，它思念老家的山水，老家的风情，老家的百姓。尽管有人对它打着吊瓶，百般呵护，千般挽救，可是它依然在愁思中死去，留下人世间的无奈和遗憾。

想着，想着，我又想到了老家，屋后那颗千年古树现在可好？那是一颗树龄在三千年以上的皂荚树，它的形态，它的气势，它的命运，我都写在《老宅古树》一文中了。我写此文，是为了保护那棵古树。记得那次发现古树的九枝被人砍掉一枝，心里难受极了。后来听说有人愿出五千元购买那棵古树，我急了，找到了主人，告诉他古树是老家的风水和守护神，是卖不得的，如果卖掉，这棵古树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还会危及庄院的安全。再后来，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主要还是放心不下古树，无数次地去查看古树还在不在原地。

那些隐藏在泰巴深山的古树啊！他们什么没有见过？惊涛骇浪见过，狂风暴雨见过，自然灾害见过，干旱奈何不了他们，雨涝奈何不了他们，病害奈何不了他们。可是，他们笑傲了千年，却无奈今天，听到响动就颤栗，看到人影就担心，见到机械就惊悚，实在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啊！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讲究幸福指数，追求人生享受，不想进山就想看到大树的风姿，于是出现了“大树进城”的奇异现象。

绿化城市本来无可非议，我要说的是，人们在进行“大树进城”的时候，是否来个换位思考，考虑一下古树的感受，山水的感受，自然的感受，生态的感受，以及老百姓的感受。

如果非要“大树进城”不可，我觉得可以将那些年轻的大树移栽到城市的公园、道旁，或者花园里，美化环境，供人观赏。千万不要把那些深居大山，树龄在百年，或者千年以上的古树，连根挖出，移到城里。毕竟，它们已经步入老年，需要的是静心休养，叶落归根，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呀。



父亲的新房

胡自兴

四月份，年逾七旬的老父亲从一家小区保洁员的岗位退下来。说是退下来，其实是被物业公司辞退了。原因是父亲年事已高，物业担心在打扫楼道卫生、清运垃圾过程中会出个啥闪失，给他们摆下麻烦。这时，我们才发现父亲真的老了。

一天，父亲把我们兄弟二人召集在一起。对我们说：“现在我年龄大了，很难在城里找到活干了，趁我还有点力气，打算回去把老家的几间土墙房子拆了，盖点砖混结构的楼房，和你妈住回老家去。”

我和哥哥被父亲的话惊到了。盖房子？钱在哪里？谁来主管盖房事宜？我和哥哥虽有正式工作，毕竟收入有限，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况且拿着国家薪水，还得上班，哪能抽出时间照料盖房的事情。父亲见我们面有难色，说：“盖房的钱，你们不管，我手头攒有一些，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已联系了你们姐夫，叫他负责工程，你们安心上你们的班，不误公家的事儿。”我们这才明白“抠门”到家的父亲这么多年心里藏着个盖新房的梦。

父亲的抠门我们一家人太清楚不过了。一日两三餐，抽劣质烟，喝便宜酒，一件衣服穿了又穿，洗了又洗，在扫地过程中遇见了半新的衣服也捡回来穿，怕我们当儿女的说道，总是藏藏掖掖的。在物业上班时，父亲认真地扫小区，擦洗楼梯道，下班了就在垃圾堆、垃圾桶翻找可以变钱的废旧品，积得多了，父亲便用一个破旧的三轮车摇摇晃晃地送到废品回收站，换回十几、二十不等的角票。父亲攒下的钱，可以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从臭气冲天的垃圾桶里刨出来的。

我们劝父亲打消建房念头，正好手里有点余钱，安度晚年。可父亲执意不肯，说先盖起来再说，钱还可以慢慢挣。父亲是要强的人，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我们只好依了他。

我们老家在县城一个小镇一个小地名叫宋家湾的地方。父亲三十多岁时盖的三间土房因为常年没人居住，已被岁月侵蚀得遍体鳞伤，房顶凹凸不平，像一个病态老人卧在密林之中，和周围的几座楼房极不协调。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一座装了半辈子乡愁的土坯房几个小时后便夷为平地了。平整、划线、打地基，父亲乐此不疲的参与其中，一刻也没停歇，成天乐呵呵地，一有点时间，便笑嘻嘻地给工人散烟、递水。

有邻居跟父亲打趣：几个儿子的高楼大厦你不住，偏要自讨苦吃。父亲笑着回答：人一辈子总得给后代留点啥么，我这一辈子没啥本事，就想给娃们盖点房子，留个根根，娃们逢年过节回来也有个扎脚的地方。

建房期间，父亲打杂当小工，母亲给工人做饭。两位老人晚上就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时值夏天，烟熏火燎、蚊叮虫咬，加上操劳过度，两位老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母亲的体重减到80多斤，父亲的面色也是蜡黄蜡黄的，成天蓬头垢面。其间，父亲还择过两袋，至左肩周骨裂，右眼淤血，大家劝他歇一歇，他总是不肯。用一只胳膊筛沙子，打混凝土，东边一把，西边一把，有时母亲把饭碗端递到手中，才肯停下来。我和哥哥也只能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回家看看，送一些粮油蔬菜、烟酒副食。我们每次回家，父亲还是一句老话：把公家的事干好，屋里的事你们莫操心。

从初夏到仲秋，在父亲、母亲、姐姐、姐夫一帮人的艰辛努力下，三间两层、200余平的新房盖起来了。掩映在绿树林间的新楼房熠熠生辉，也点亮了父亲的心房。

新房建好了，父亲这里摸摸，那里瞧瞧，像一个打了胜仗远征归来的将军，欣赏着自己的部队。新房没有电，父亲三番五次跑村上，跑变电所，有时舍不得钱坐车，就步行去张滩，接通了电。没有自来水，父亲硬是在房后的山洼挖了一口井，埋上管子，把清亮的甘泉引到了新房。

房前蔬菜成行，屋后瓜果飘香，栏里猪肥牛壮，林下鸡犬相闻可能是所有农人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彻底硬化了院坝和到户公路后，勤劳的父亲又披星戴月，把房前屋后的撂荒地全开垦了出来，种上时令蔬菜，又因地制宜建了猪舍和鸡圈，养了猪崽和鸡苗，还把就近地收拾整齐，种了油菜、玉米和酿酒的甜杆，房前屋后一片生机。

新房一头牵着父亲的梦想，一头连着父母对我们的牵挂。时不时给我们兄弟几个打电话：什么新菜油榨好了，什么黄瓜、西红柿、辣椒成熟啦，什么拐枣酒出缸啦，快回来拿。有时见我们一时回不去，就叫通村客运把我们带到城里，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周末或节假日，我们也会放下一些事务，携妻带子回老家跟父母小聚。看着孩子们在园子里摘菜谈笑，几个小孙子在庭院前后嬉戏打闹，站在二楼的父亲脸上铺满了阳光。



瀛湖 第1192期

新秋微雨

林莽作

我有两张脸 (外三首)

刘渊

一张呼唤黑夜，一张凝聚白昼
一张守望麦田，一张典当好酒
一张拥抱着善良，一张装扮凶恶
一张泪眼婆娑却心怀抱大地
一张笑容可掬却苦涩仰望星空
一张丢在燕山下失了胭脂粉
一张在青海湖旁抬起了马鞍驱赶羊群
一张撕咬着死亡的骨头
一张拄着拐杖清扫秋天
我用尽世间的珍宝修饰迷雾中的脸
告诉落叶上每一滴露珠
用孩子纯真的眼睛迎接朝霞
诗人嘴里面含着人类最善最苦的药
拥有两张永不相交
殊死搏斗的脸
只在为镜子里寻找前世之旅
还有人丢失的谜底
和奔向天空的马蹄

老树桩

生命是渐渐长满青苔的老树桩
努力从土壤中提取养分
白蚁撕咬着它的身体
木屑滋养着土地
人类的世界就是这样呵
我腐蚀着他
你蚕食着我

故乡

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姑娘
她头顶光芒万丈
她有一面镜子叫月亮
摸过的都吐露芬芳
养过的都是凤凰
宽红总是浸不透我偏爱的翅膀
总是在夜晚想起
冬日的暖阳
我斜在椅子上
老婆婆慢悠悠地讲着老故事
老柴门依着老狗阿黄

诀别

最悲伤的离别
是站在所有屋顶上的
你不舍得扔掉的白鞋子
我背着吉他准备去南方
我将去南方
用孤独喂养鸽子
我将把爱情掰给天鹅
我将把每一个影子扶起
我将把南海煮沸
我将睡过所有的夜晚
我将偿还所有马蹄踏过的春天
我将把自己献给饥饿的众生
我将与你的黎明和黄昏诀别

